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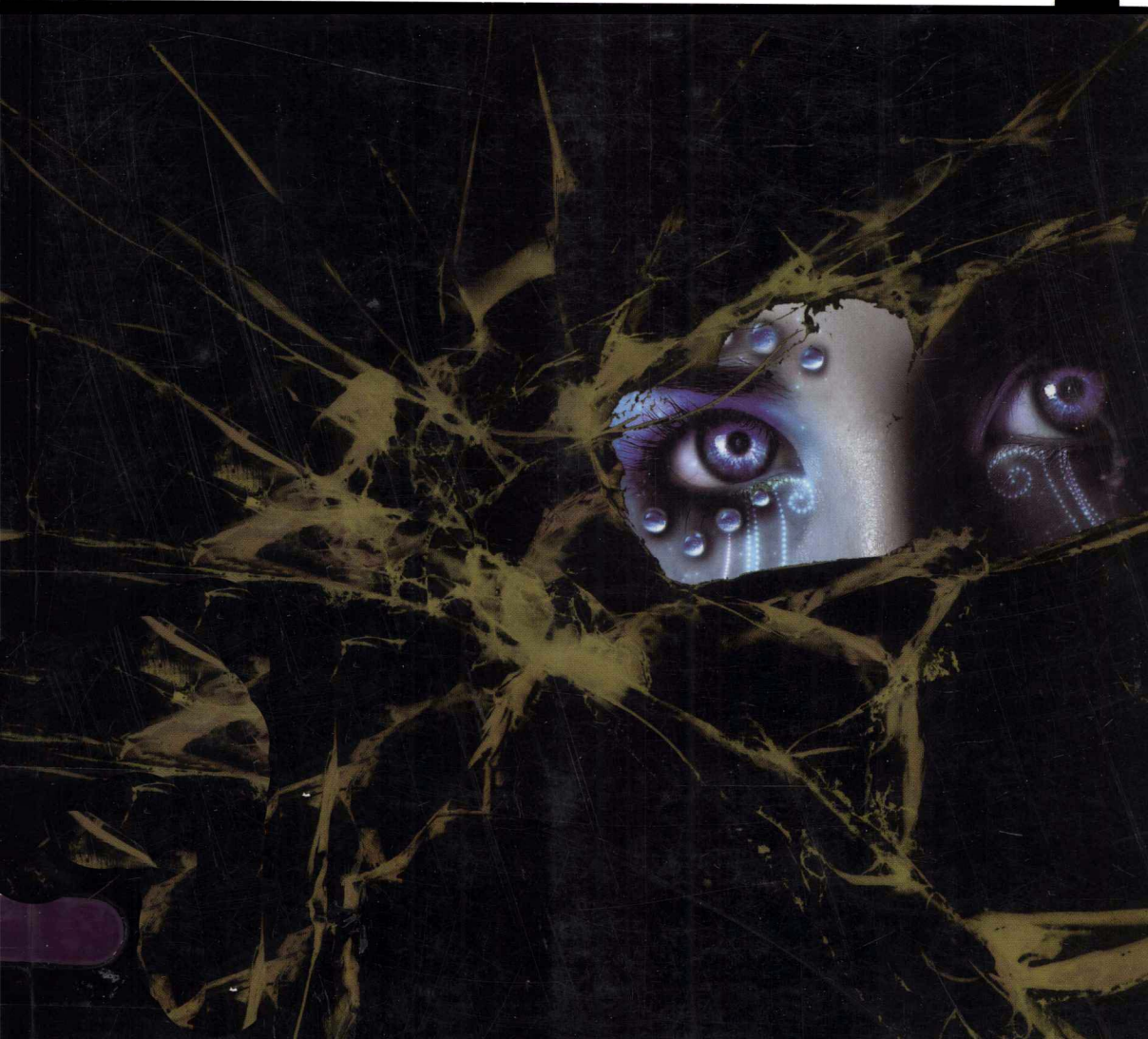
汤哲声 李为小 编选

悬疑小说10年精选

XUANYIXIAOSHUO SHINIAN JINGXUAN【下】

周德东 上官午夜 花想容 成刚
庄 秦 七根胡 周浩晖 嫣青 联袂合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悬疑小说10年精选

XUANYIXIAOSHUO SHINIAN JINGXUAN【下】

汤哲声 李为小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疑小说10年精选. 下 / 汤哲声, 李为小编.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29-850-2

I. ①悬… II. ①汤…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5308号

书 名 悬疑小说10年精选(下)

编 选 汤哲声 李为小
策 划 人 康天毅
责任编辑 孔祥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施园村)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850-2
定 价 29.00元



目录

001 → 前言

文 / 汤哲声 李为小

003 → 色·戒

文 / 周德东

057 → 红衣诱惑

文 / 庄秦

101 → 雪衣

文 / 花想容

145 → 猫城故事

文 / 成刚

204 → 上帝的黑名单

文 / 上官午夜

216 → 裁缝

文 / 七根胡

272 → 寒潭魅影

文 / 嫣青

310 → 致命的遗嘱

文 / 周浩晖

前言

汤哲声 李为小

本书中所选择的作品，半数以上出自女性作家的笔下。当女性和悬疑两个词同时出现的时候，大概读者第一时间所想到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证明了在悬疑小说界，女性确实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同时也表明了，除了令人尊敬的“阿婆”外，出名的悬疑女作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很难数出。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的悬疑小说创作格局中，女性占据了半壁江山，并且其创作特征远没有局限在简单的言情描写或者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藩篱中，反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审美特征。

花想容的《雪衣》是只有女性才能写出的故事。小说的开头是洗衣店员工林桦注意到店中一件被送洗的漂亮的羊绒大衣，并根据大衣想象出衣主的容貌气质身材，出于好奇，她主动去联系迟迟不来取衣的衣主，得知衣主已离世。这一段心理描写着墨不多，却堪称精彩，构思极为巧妙，用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不露声色地将故事引出来，颇有大家风范。而这其中的妙处，却只有都市女性才能领会。

上官午夜也是近来风头正劲的悬疑女作家，以短篇见长。《上帝的黑名单》名字虽然西化，却是一篇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个凶杀案，凶手的设计颇为巧妙，警察的破案技巧却更为高超。如果仅仅如此，这只是一个平庸的刑侦故事，作者高明就高明在将行凶的动机定在了孝道这一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心理情结上。凶手杀人是为了替养育了他的善良老人惩罚不孝的儿媳，从这一点读者心里很难让孝顺的凶手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也是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凶手自杀了，故事却并没有完结，处理案件的刑警有所感悟，回家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那么读者呢？会不会也给远方的母亲挂个电话？要说作品的不足，大概就是“上帝的黑名单”这个意象太过西化，跟整部作品的氛围并不协调，如果换为通俗的佛教意象，大概会获得更好的接受效果。





七根胡常常被误认为男性，她的作品确实也没有多少性别特征。《裁缝》是她的代表作品，她把悬疑小说的诡异奇巧发挥到了极致，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撰写本土化的故事。寿衣裁缝本就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职业，故事的价值皈依则是善恶有报，报应不爽。嫣青的《寒潭魅影》则更具有公安法制小说的美学特征，以刑警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以法律作为最终的价值皈依，注重故事的可视性。

上面所提到的女性作家的作品风格，涵盖了悬疑小说在中国发展的三条脉络，却又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其对女性的情感和心里的描写与把握，远远超过许多当代言情小说。这类小说让男性读者欣赏其情节构思，让女性读者获得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可见当代女性悬疑作家的崭露头角，并不是出于侥幸。

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各具特色，但大多是以曲折而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周德东的《色·戒》用看似实录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符合“潜规则”的娱乐圈的故事，用作者的话说，“《色·戒》写的是红尘男女为了名利互相残杀的故事”。故事并没有一个惯常的光明的善战胜恶的结尾，却隐含着对物质欲望的忧心忡忡。周浩晖的创作始终以现实为基础，以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作为价值的准绳。《致命的遗嘱》选取遗产继承的题材，延续其对人性贪婪的批判。成刚的《猫城故事》是他的“猫城系列”中的一部，以曾经在网络上被热议的虐猫事件为蓝本的，刻画都市人病态的心理。庄秦的《红衣诱惑》叙事视角颇为独特，总有意外的情节超出读者的想象，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知道结局。



色·戒

文 / 周德东

1 这颗脑袋太大了

《奇门遁甲》在网上选秀，仅仅三天，就呼呼啦啦有1万多人报名了。

《奇门遁甲》是一部悬疑爱情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实际上，男女主角早就内定了，选秀不过是一种炒作。

这个主意是副导演想的，虽然选秀之类的活动已经很俗，但是效果好，太多的普通人希望通过这个梯子一步登天。

最初，导演周德东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同意了。他是一个十分规矩的人，但是他必须要考虑票房，如果这部片子亏了本，就不会再有人给他投资了。

从外貌上看，周德东一点都不像导演，更像一个严谨的公务员——西装革履，领带系得端端正正，头发不长不短，永远梳得齐齐整整，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小眼睛闪着聪明的光。他31岁，结婚四年半，太太是一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的业务经理。两个人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像一篇很平的散文，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段落。周德东对女人向来是敬而远之，生活上没有任何绯闻。

《奇门遁甲》选秀的日子，周德东的太太出差不在家。她被公司派到西北开发市场，一去就是半年。剩下周德东一个人，他一头钻进剧组包的宾馆，天天跟编剧一起改本子。

这天半夜，大家都回家之后，周德东拉上窗帘，悄悄打开笔记本电脑，观看那些报名女孩的玉照。信箱里美女如云，他一张张地浏览，就像做全身按摩，超解乏。

突然，有一张照片跳进他的眼帘，他忍不住苦笑起来。



这个女孩的脑袋太大了，一张驴脸上，长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很做作地望着半空；两颗虎牙支棱到嘴唇外，似乎随时都要咬人；看不出身材怎么样，因为她围着一块巨大的白布，看上去像婚纱。尽管遮得很严，周德东还是能感觉到，她很矮，身体比例绝对有问题。

看简介，这个女孩叫李兀兀，哈尔滨人，22岁。她的请求是：女一号。她说：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用百分的努力，去赢得千千万万观众的掌声！

周德东觉得碍眼，就随手把她删除了。

伸个懒腰，他躺在床上，继续琢磨剧本：《奇门遁甲》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医生和一个花季少女的跨代爱情故事。少女从南方小城来北京读书，在一条诡怪的胡同里遭雷击死亡。男医生悲痛欲绝，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少女的影像，他立即前往南方寻找她，却阴差阳错地回到了一年前。他无影无形地跟随在少女背后，试图修改她的命运，却屡遭失败。在少女遭雷击的那天早上，男医生决定去那条胡同，阻止她走进去。出发前，他通过奇门遁甲预测出，天意不允许他这么做，否则在路上非死即伤。然而，他没有退却。经历了数次凶险的阻挠之后，他遍体鳞伤地出现在少女面前，携带她逃离了必死的结局……

忙忙碌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周德东虽然是导演，不过，他的权限是只能决定男二号和女二号，男一号和女一号都是投资方指派的。

副导演推门进来，兴冲冲地说：“周导，你看过电子信箱了吗？”

周德东淡淡地说：“没有。”

副导演说：“已经有1万多人报名了！”

周德东依然淡淡地说：“你先选一些出来我再看。”

副导演说：“好嘞。”

半个小时后，副导演拿着一个U盘走进来，插进周德东的笔记本电脑，说：“我感觉，这几个人的形象不错。”

周德东正跟一个工作人员交代宣传的事，他把脑袋转过来，说：“打开。”

副导演先打开了六张女孩的照片，周德东心不在焉地瞄了瞄，一直摇脑袋：“都一般。”副导演又打开了六张男孩的照片，这次周德东把身子转了过来，凑近电脑屏幕，很仔细地看了半天，用手指了指其中两个人，说：“这两个明天叫过来面试一下。”

副导演说：“我马上打电话。”

这天晚上，大家下班之后，周德东还是没回家，他下楼吃了一碗面，然后回到宾馆，关上门，拉上窗帘，又打开了电子邮箱。

又有几百人报名，他一封封地查看。

看到男性报名者，他马上关掉。看到女性报名者，他的双眼立即会射出奇异的光，慢慢凑近电脑屏幕，上下左右反复打量，眼光似乎要穿透对方的肌肤，在骨头上找出斑点来。

那张照片又一次跳进他的眼帘：长长的脸，一双圆圆的眼睛，两颗虎牙支棱到嘴唇外……

李兀兀。

还是同一张照片。

昨天，周德东只是把她的信扔进了垃圾箱，并没有彻底删除，他想可能是副导演又把它转移到了收件箱。可是，他看了看垃圾箱，那封被删除的信还在。这说明，李兀兀又寄来了一封报名信。难道，她知道上一封信被删除了？

这次，周德东把她彻底删除了，继续往下看。

老天似乎想给他的眼睛一个补偿，下封信的报名者是一个绝色女孩：皮肤又白又嫩，就像雪做的，长发又黑又顺，就像墨染的，细眉毛，单眼皮，鼻梁小巧，嘴唇艳红，眼睛里流出勾人魂魄的光波。她是无锡人，叫许李。

周德东不认得第二个字，专门查了查字典，然后，他牢牢记住了这个芳名。

次日上午，副导演把那两个男二号的候选人叫来了，周德东对他们进行了面试，最后选中了其中一个，让他三天之后试镜。

下午，副导演推门进来，说：“周导，我又选了几个女孩，你再看看。”

他一边把U盘插进笔记本电脑，一边说：“你应该看看那些报名信，太好玩了！有一个女孩，长得跟猪八戒似的，竟然要演女一号！她的宣言是——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用百分的努力，去赢得千千万万观众的掌声！呵呵！”

周德东随口说：“每个人都有梦想。”然后坐下来，观看副导演选出的女孩。

这次，他又选出了六个人，竟然没有许李！周德东有些生气，却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淡淡地说：“晚上，我自己去信箱看看吧。”

晚上，大家离开之后，周德东关上门，拉上窗帘，打开电子邮箱，发现又多了几百封报名信。他一封封地看下去，没一个超过许李的，这让他很高兴。不知不觉，他已经有点偏向这个无锡女孩了。看着看着，一张熟悉的脸又一次跳进了他的眼帘：长长的脸，一双圆圆的眼睛，两颗虎牙支棱到嘴唇外……





还是李兀兀!

还是同一张照片!

他一下败了兴。

她为什么每天都寄一封信呢?也许,她是担心报名的人太多,被淹没,每天寄一封报名信,就不会被漏掉。可是,难道她从小到大只拍过这一张照片?或者,这是她自认为最漂亮的一张照片?

周德东再一次把她彻底删除。

在刷新信箱的一瞬间,又出现了一封新邮件。他打开一看,还是李兀兀:长长的脸,一双圆圆的眼睛,两颗虎牙支棱到嘴唇外……

此时已经是半夜了,难道她还坐在电脑前,在周德东删除她的同时,又发来了一封信?

如果不是巧合,那就说明她每时每刻都在暗中监视着周德东的一举一动。想到这里,周德东的脊背有些冷,不由回头看了看。

房间里只亮着床头灯,有些暗。他瞟了瞟衣柜,衣柜半开,里面黑糊糊的。又瞟了瞟卫生间的门,裂着一条缝隙,透出刺目的光亮。最后,他抬起头瞟了瞟四个雪白的房角,空空荡荡……

这天夜里,周德东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深更半夜,刮着冷风,他扛着李兀兀在爬山,累得气喘吁吁。爬一爬,歇一歇,终于看到了一个很深的坑。在梦里,这个李兀兀好像是一张很难删除的照片,而这个深坑就是垃圾箱。他一转身把她扔进深坑里,却发现她的脑袋不见了。难道是因为她的脑袋太大、太重,在路上颠掉了?他迷茫地回头望去,山路黑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他用双手匆匆把深坑填上,顺着山路朝回走,心里烦闷至极,因为这张照片还是没有被彻底删除,留下了一颗脑袋。身体是物质的,一具无头尸体不可能长出脑袋来;脑袋是精神的,只要时间足够,一颗人头肯定会长出身体来。走着走着,他猛地停下了脚步——那颗脑袋出现在路边的草丛里,紧紧闭着双眼,像分娩一样痛苦地生长着身体,断裂的脖颈处已经生出了两只脚丫子……

2 畸情

这天,下班之前,剧本基本改好了。剧本乃电影的基础,剧本完美了,周德东无比轻松。另外,男二号已经定了,女二号在周德东心里也暗暗有了人选……

晚上，周德东拽上副导演、编剧和一个负责化妆的女孩，一起去喝酒。酒过三巡，那个女孩先回家了，剩下三个男人一边划拳，一边狂饮。人在江湖漂啊！怎能不挨刀啊！一刀砍死你啊！然后砍自己啊！……将近11点的时候，周德东喝醉了。

结束之后，周德东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向宾馆。走了一半，他突然停下了，想了想，又折回来，朝家里走去。他害怕那个稀奇古怪的梦。

其实，他家离那个宾馆很近，穿过一条胡同就到了。这是10月的北京，夜里很冷。一阵寒风吹过来，他踉跄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真的喝多了。

他回到自家楼下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最近，他经常接到熟人的电话，向他推荐演员，甚至还有一个多年不联系的初中同学打来电话，要他帮忙，给她安排一个配角……

他接起电话来，警惕地问：“喂，哪位？”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低低的，有点像男孩：“周老师吗？我叫李兀兀，应征演员的，你们收到我的信了吗？”

周德东的眼前一下就跳出了那张照片：长长的脸，一双圆圆的眼睛，两颗虎牙支棱到嘴唇外……

他立即说：“我不知道。副导演管这件事，有了消息他会给你回信。”

对方有些失望：“哦……”

他突然问：“你是从哪里搞到我电话号码的？”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从哈尔滨来，刚下火车，想见见您，可以吗？”

周德东愣住了。

一个女孩深更半夜提出见面，她想干什么？周德东四下看了看，午夜的小区里空无一人，只有草坪灯幽幽地亮着。他的心突然“怦怦怦”地跳起来，鬼使神差地说：“你来吧，我们喝茶。”

她有些激动，马上问：“老师，您在哪里？”

周德东说：“我在家。你打车到国展小区，下车再给我打电话。”

她说：“好，您等我！”

放下电话，周德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答应她来见面呢？想来想去，正是因为她的丑。

周德东的身边有一些靓女，不过他一直小心谨慎，不敢放纵。他做导演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因此，他十分珍惜这个工作，绝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耽误正



事。另外，他是一个特别看重名声的人，对反面舆论的承受力很差。一些有头有脸的同行偷腥之后，由于不能满足女人的要求，被对方直接拽掉了裤子，上面光芒万丈，下面鳊头耷脑，那样子别提多丢人了！过去，丑闻在老百姓嘴里的传播速度是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有了网络，丑闻的传播速度变成了一传万，万传亿。太可怕了。周德东不敢想，如果自己被哪个女人在网上曝了光，又是录音（嘿咻嘿咻）又是录像（呱唧呱唧），那以后还怎么活！

越是压抑越是渴望。

这个李兀兀似乎是个轻松的入口。在周德东心中，她不是女的，是母的。她勾起了周德东的动物性欲望。

回到家，不知是酒劲拱的，还是因为一个丑女即将送上门来，周德东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

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电话又响了，还是李兀兀：“周老师，我到国展小区门口了，您在哪儿？”

周德东说：“你一直朝里走，会看到一个花园，右转，有一个池塘，再左转，在那个幼儿园门口等我，我接你。”

她说：“好的！”

挂了电话，周德东整理了一下衣服，出了门。

他来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任何人。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刚好12点。就在这时候，有人在背后叫了他一声：“周老师？”

他回过头，看见一个小孩顺着黑糊糊的雨道朝他走过来。他愣住了，这是幼儿园哪个班的小孩？为什么深更半夜还不回家？

待对方走近之后，他才看清，这个人虽然体型矮小，脑袋却很大，根本不是什么小孩，而是一个侏儒！长脸，圆眼，虎牙……

这个侏儒穿着白色羽绒服，黑色牛仔裤，白色皮靴，背着一只葫芦形的盒子，那里面装的应该是小提琴。她的上身基本和正常人一样长，两条腿却好像遭到过严重挤压，只有一尺多长，呈“O”形。

说不清理由，这个异常的身体让周德东的心“噔噔噔”猛跳起来。

他回过神，急忙说：“你是李兀兀吧？我是周德东。”然后，他走上前去，接过那只葫芦形的盒子背在自己肩上，说，“走吧。”

她一直抬着脸打量周德东。

周德东的心越跳越快，还有一个原因是紧张，他担心被什么人看到。左右看看，正巧有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保安走过来，警惕地朝他们张望着。

周德东一边快步朝前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小声说：“跟上我！”

她没有追上来，一直走在他的背后，轻声说：“周老师，您喝酒了吧？”

周德东说：“是的，喝了一点。”

她说：“酒味好大！”

周德东说：“抱歉……”

他带着这个侏儒女孩，在小区里拐了几个弯，才钻进他家的楼门。上了电梯之后，他依然十分紧张，因为他知道电梯里有摄像头，说不定保安们正围在屏幕前监视着他们。

上了17楼，周德东掏出钥匙打开门，一步跨进去。

房间里很温暖，周德东稍微放松了一些。不过，他的心突然又绷紧了，因为太太正在墙壁上静静望着他——那是太太的照片。此时她会不会打电话回来呢？应该不会的，太太在生活上很规律，这时候早睡了。

吊灯太明亮了，周德东把它关掉，只留下了落地灯，房间的光线一下柔和下来。李兀兀一直在门口站着，有些局促。周德东笑了笑，指指沙发说：“你坐吧，我给你倒茶。”

她的反应似乎有点迟钝，想了想说：“好的。周老师，麻烦您了。”然后，她走到沙发前，提了提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她走路的姿势左右摇晃，有点像猩猩。

周德东突然问：“你喝酒吗？”

她说：“周老师，我不会喝酒啊。”

周德东倒了两杯红酒，坐到她身边，说：“女孩喝一点红酒对美容有好处的。”

她看了看周德东，接过酒，说：“好的，谢谢周老师。”她的胳膊又短又粗，动作十分笨拙。

两个人碰了碰杯，周德东喝了一大口，她喝了一小口。她的表情好像在喝汤药。

周德东说：“你拉小提琴？”

她说：“是的。”

周德东说：“怎么想起要演戏了？”

她说：“是我妈让我报名的。她在中央电视台看过一个节目，有个山东女孩叫宫丽英，身高只有97厘米，她闯到北京追寻演员梦，百折不挠，现在已经成了名人。我妈对我说，你不能自卑，什么事都要敢于尝试！”

周德东叹口气说：“可是，《奇门遁甲》里没有适合你的角色……”

她认真地问：“周老师，我没有一点希望吗？”

周德东避开她的脸，说：“除非在戏里给你加一个角色，不过那工程就太大了。”





她说：“您考虑考虑，谢谢您了！”

周德东又端起酒杯跟她碰了碰，这一次，她竟然一口把酒都喝掉了。周德东没有喝，直直地盯着她矮小而结实的身子，全身的血突然冲上头颅。

这时，她放在沙发上的手机蹦进了周德东的视野，他一下冷静下来。她会不会正在用手机录音或者摄像呢？他放下酒杯，把那部手机拿起来，假装好奇地问：“什么牌子？”

她说：“诺基亚，我妈刚给我买的。”

周德东摆弄了一番，没发现什么问题。放下手机后，他突然抱住了她。

她愣愣地说：“周老师，你干什么？”

周德东没说话，直接把她按在沙发上，气喘吁吁地拽她的腰带。他的思路很简单：漂亮女孩的要求高，门槛高，而这个丑女孩一定要求低，门槛低。他把她当成了动物，却遭到了动物一般强劲的反抗——她的力气奇大，两根短短的胳膊使劲推着他的肩膀，一双短短的腿使劲蹬着他的肚子，大声叫着：“妈呀！你要干什么？”

如果周德东早知道她不顺从，他不会下手。同样是费劲，还不如换一个美女。可是，此时他已经像离弦的箭，控制不住自己了。

她的腰带是牛皮的，又厚又宽，硬邦邦的。周德东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几乎要把这条腰带拽断。

突然，她的大脑袋一歪，全身软下来——她竟然昏厥了。

周德东吓了一跳，放开她，使劲摇晃她的肩膀：“李兀兀！李兀兀！”

她没有醒来。

周德东蹲在沙发前，使劲抠她的人中，一边抠一边叫：“李兀兀！李兀兀！”

她还是没有醒来。

周德东有些手足无措了，呆呆地坐在了她的身旁。她的胸部很大，畸形的臀部翘翘的。他贪婪地望着，涎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现在，她失去了知觉，彻底没有门槛了。

我们的周老师伸出颤巍巍的黑手，解开她的羽绒服，隔着毛衣，心急火燎地摸了几下奶，又顺利地解开她的腰带，把牛仔裤扒下来，爬了上去……

矛遇到了盾。周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刺破了这面盾，感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喷了出来。他低头一看，沙发上一片血红。

她在剧烈的疼痛中睁开了眼睛，傻呆呆地望着他，突然喊起来：“我的妈呀——”

周德东使劲搂紧她，加速运动，全身的欲望终于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

接着，他艰难地从她身上爬起来，坐在她旁边，沮丧地低下了头。她没有提上裤子，就那样裸着躺在沙发上，直直地望着半空。

周德东知道，麻烦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她肯定会提出要演女主角。别说女一号，就是女二号也决不可能。如果他带着她出现在拍摄现场，大家会是什么表情？

静默了好半天，她并没有提起演戏的事。

周德东转过身，帮她提上裤子，发现她大腿内侧有几块青紫的痕迹，就小声问：“这是……怎么弄的？”

过了好半天，她才弱弱地说：“我妈掐的。”

周德东一惊：“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拉琴总出错。”

周德东嘀咕了一声：“不可思议……”

她推开他，把裤子提起来，左摇右摆地去了厕所，不一会儿，就传来“哗哗”的冲水声。大约10分钟之后，她出来了，像个小孩一样，站在茶几前，低下了头。

周德东说：“你坐，我给你倒茶。”

她想了想，突然抬起头，说：“我们喝酒。”

现在，周德东已经没有一点喝酒的激情了，只想着怎么收尾。他说：“我喝得很多了，明天还得工作……”

她慢慢低下头去，说：“那连茶也别喝了，睡吧。”

周德东说：“好。”

上了床，周德东立即关了灯，他实在不愿看到她那颗大脑袋。幸好床很大，他和她离得远远的。

此时周德东最关心的是，她何时离开北京。她告诉周德东，这次她是来学琴的，她妈给她找了一个很有名的辅导老师。

周德东的心一下沉重起来。

她见周德东不说话了，突然在黑暗中说：“我给你拉琴吧？”

周德东说：“太晚了……”

她说：“我给你拉《小夜曲》。”

说完，她爬下床，去客厅取来小提琴，在床边站好，轻轻拉起来。周德东看不清她的脸，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粗壮像成人，高矮像小孩，一双腿像两个括号。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德东感觉琴声有些不对头，他坐直身子，眯缝着双眼仔细



看。她停下来，问：“怎么了？”

周德东说：“琴声怎么有点怪？”

她把小提琴从脖子上拿下来，举了举琴弓，反问道：“这是用什么做的？”

周德东说：“马鬃呗。”

她低下头，说：“这个琴弓不同，它用的不是马的头发，而是人的头发……”

周德东打了个冷战，一下醒过来。

她还站在床头轻轻拉着琴，曲调舒缓。周德东不想惊扰她，偷偷又闭上了眼睛。这一刻，他感觉这个女孩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周德东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她还站在床头拉琴。窗外，已经有微微的晨光透进来，隐约能看清她的脸了。周德东坐起来，说：“天，你一夜没睡啊？”

她放下小提琴，说：“周老师，天亮了，我得走了。”

周德东迅速穿好衣服，说：“我送你。”他不想让这个侏儒一个人离开，主要是担心她出门之后，把门牌和楼号都记下来。

出门之后，周德东一边走一边不停跟她说话，走过幼儿园，走过池塘，走过花园，一直走出小区大门……她没有机会记下门牌和楼号。

来了一辆出租车，她费力地爬进去之后，回头看了周德东一眼，然后低下头，什么也没说，车就开动了。

她没有提起演戏的事，也没有提起未来，甚至都没有问一句：“你喜欢我吗？”

周德东突然喊了一声：“等一下！”

司机踩了一脚刹车。

周德东追上去，掏出一张百元钞票，从车窗塞进去：“车费。”接着，他弯下腰问，“宝贝，你喜欢我吗？”

她认真地看了看他，什么都没说。

他推了推她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又问了一句：“说，你喜欢我吗？”

她的脸有些红润，小声说：“一会儿给你短信。”

他想了想，点点头，关上了车门。

李兀兀离去之后，周德东没有去剧组，他心事重重地回了家。

实际上，他希望她说一句“喜欢”，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魅力的证明，而是为了获取避免某种麻烦的证据——他担心她会告他强奸。那样的话，这个司机就是重要的人证。

可是，她没有说。

回到家，周德东坐在沙发上，等待她的短信。她的短信一直没有来。多疑的周